

歷代名臣言行錄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續宋名臣言行錄序

朱恒清

續集者何續理宗以後諸賢也問及於理宗以前者所以補李氏續集別集外集之遺也天紀載極難朱子載趙普程琳王安石後人且嘖有煩言而李氏續集載一降虜之宇文虛中意何居耶宋室人材之盛冠越古今迄乎末造慷慨捐軀從容殉節君子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然而綱常不墜義烈長存則又足以維乾坤之正氣而見廟堂培植之深獨怪夫登進公矣求賢切矣而用一君子必參以小人至南渡後而更甚顧權奸僂辱而氣誼不衰儉倭傾危而貞操彌固上好利而下不貪上偷安而下思奮似乎孟圓水圓孟方水方之說有不盡然者錢若水有言曰高尚之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朱自序

一

一千一〇八

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文文山危苦萬端始終一節以一身收全宋之局而三百年尊賢敬士之報千古爲昭不亦尊朝廷而爲士林生色耶或曰文山爲宋狀元立身報國固應如是獨不思雷夢炎亦狀元也既覲顏而降元及王積翁等欲合宋官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獨夢炎持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其謀身固寵之術如是廉恥道喪獨非大科中人乎竊願衡人者毋以科名謂詡貽笑名臣也

乾隆歲次戊寅新秋涪村朱恒拙存氏書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宜興涪村朱桓拙存編輯 潘永季繁莽校定

荆溪後學許時庚幼莊重校

宋名臣目錄 續宋

張綱字庭正閬州丹陽人

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舉進士第二

茶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博學著通志召為樞

冠

虞充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

累官龍圖閣待制德祐中追諡忠敏以疎名軒有疎軒集行世

閣學士諡忠文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

汪應辰字應錫玉山人進士第一官龍圖閣學士諡忠文

博學宏詞科官左丞黃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

書諡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

文簡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附王介柴中行

事兼樞密院事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

邱宥字宗卿江陰人登進士知樞密院諡忠定

呂祖儉字子約河南開封人祖謙之弟

泰然

葛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彭龜年字子壽清江人登進士官

李祥

袁熒字和叔浙江鄞縣人

補官累官武信軍節度使諡忠毅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登進士官參知政事

婁燦字晦伯建陽人登進士官工部尚書諡文簡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

相兼樞密使進爵國公卒年八十一諡忠靖方之子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登進士禮部尚書

真德秀字希元建甌人

趙葵字南仲衡山人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續宋上

二



附屬  
再興

崔與之字正子  
廣州人

孟珙字璞玉  
隨州棗陽人

黃幹字真卿  
福建閩縣人

張洽字清江  
清江人

陳滄字安卿  
潭州龍溪人

李方子字武晦  
昭武人

黃灝字商伯南  
建昌人

廖德明字子晦  
南劍人

李燾字敬子南  
建昌人

輔廣字廣漢  
崇德人

陳寅開封尉氏人  
實談

劉銳理宗時官文  
州知事死節

曹友聞字允叔  
栗亭人登進士官眉州防

游似字景仁  
南充人登進士官右丞相樞密使

杜杲字子昕  
邵武人官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

徐元杰字仁伯  
上饒人登進士官工部侍郎論史

陳瑁字和仲  
慶元府鄞人

洪咨夔字舜俞  
於潛人登進士官刑部尚書翰林學士

王伯大字幼學  
福州人登進士官

吳潛字毅夫  
宜州甯國人官

謝方叔字德方  
威州人登進士官

參知政事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三

左丞相封  
惠國公

王應麟字伯厚  
慶元府人

何基字子泰  
婺州金華人

王柏字會之  
婺州金華人

沈渙字晦叔  
定海人

楊簡字敬仲  
浙江慈谿人

舒璘字元質  
一字元賓浙江奉化人

陳元桂字無州  
撫州人

李庭芝字祥甫  
始居沐後徙隨州

江萬里都昌人

馬廷鸞字翔仲  
饒州樂平人

張順咸淳八年  
為民兵都統死節

張貴咸淳八年  
為民兵都統與張順戰元兵死節

張世傑人  
范陽

范天順官荆湖都  
統死節

牛富霍邱人  
贈靜江節度使諡忠烈附王福

汪立信字誠甫  
其先饒州人徙六安

張珩字君玉  
隴州鳳州人

邊居誼隨州人

趙鼎發字漢卿  
昌化人

唐震字景實  
浙江會稽人

李芾字叔章  
衡州人附楊震沈忠陳億孫顏應炎

尹穀字耕叟  
潭州長沙人

陳文龍字居貴  
福州興化人

陳瓚字龍之  
文龍之姪

密佑其先密州人  
後居廬州

姚晝官常州府知事

陳炤字光伯  
常州人

王安節制使



米立官都統  
制淮人

姜才  
濠州人

洪福  
夏貴家僮

徐應纒  
字鉅翁  
衢州人

馬壑  
字昌人  
官武衛將軍  
宋亡死節

文天祥  
字履善  
一字夢錫  
吉州人

趙時賞  
字宗伯  
和州人

謝枋得  
字君直  
信州弋陽人  
寶佑進士官  
終江東提刑  
卒門人私謚曰文節

水人附  
尹玉等  
著有壘山集  
五卷行世

家鉉翁  
眉州人  
號則堂

陸秀夫  
字君實  
楚州鹽城人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續宋上

宋名臣目錄

四

此册

土文  
四吉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宜興涪村朱桓拙存編輯

潘永季絜葺校定

荆溪後學許時庚幼莊重校

節錄宋名臣言行錄

續宋上集

張綱 虞允文

陳俊卿

劉珙 黃洽

葉適

劉光祖附柴中行 王介

葛邲

趙汝愚

羅點 黃裳

呂祖儉

呂祖泰附李祥

袁燮

真德秀

魏了翁 趙方

孟宗政附居再 興

歷代各臣言行錄卷十八

續宋上 節錄宋名臣言行錄

五

崔與之 孟珙宗政子

黃幹

李燾 陳澹

張洽

李方子 輔廣

黃灝

廖德明 陳寅

劉銳

陳塤 吳潛

王應麟

何基 王柏

沈煥

舒璘 楊簡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宜興涪村朱桓拙存編輯

潘永季黎彝校定

荆溪後學許時庚幼莊重校

續宋 上集

張綱

入太學以上舍及第徽宗知綱五中首選除太學正遷校書郎入對  
 論君子小人溷殺詢言試事則邪正自別小人得志邀功生事禍有  
 不可勝言也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靡背本趨末日甚一日宜  
 以祖考躬行之教為法天下不難化矣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合擠  
 之去久之出為兩浙提刑累官給事中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  
 檜用事久臥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為吏部侍郎兼侍讀講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續宋上 張綱 虞允文 六

詩關睢因后妃淑女事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久不聞博雅  
 之言今日所講析理精深實啓朕心權吏部尚書時以彗出求言綱  
 奏求言易聽察難宣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除參  
 知政事告老以資政殿學士致仕高宗幸建康朝行宮孝宗登極詔  
 所在州郡存問卒年八十四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  
 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論文定後改章簡

虞允文

字彬甫隆州仁壽人

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  
 哭墓側念父之鯨且疾跬步不忍離左右凡七年始應試登第通判  
 彭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以薦召對謂人君必畏天法祖安  
 民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偽以



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苛納之弊除  
祕書丞累遷禮部郎官時湯思退以敵和好置邊備不問允文疏言  
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預思備禦三十年十月借工部尙  
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眾驚異之見運糧造舟者多還  
奏申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時三衙管軍以宦寺充承  
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姦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  
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監未遠  
上悟罷之金至亮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羣臣議出  
兵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遣成閔  
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禦襄漢上流亮徙汴允文語康伯閔軍約程  
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虞允文

七

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  
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金  
兵號百萬渡淮中外震恐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王  
權自和州遁歸劉錡回鎮江兩淮盡失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  
爭瓜洲朝廷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命允文往蕪湖迎顯忠  
交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  
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調坐待顯忠則悞國事遂  
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眾曰今既有主  
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  
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  
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



畢亮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小  
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  
子耳俊卽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沈  
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  
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破之允文知亮  
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將以舟師截金人  
於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焚其舟三百復大敗敵遣僞詔  
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王權因退師已  
置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  
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軍趨揚州顯忠至采石允文語之曰  
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虞允文

八

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牓儲水深數  
尺塞瓜洲口楊存中等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  
少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驢下蜀爲援  
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  
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死敵退屯議和允文還朝帝  
慰藉嘉嘆曰朕之裴度也乃以爲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旣誅新  
主初亡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  
以爲然允文至蜀與吳玠經略中原孝宗受禪朝議言官軍進討東  
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史浩王其說遂欲棄陝西允文上言曰  
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  
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乃罷知夔州明



年入對言今日有入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上曰此史浩悞朕也乃改知太平尋以爲湖北京西制置使湯思退至和議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疏力爭思退怒出知平江隆興二年金兵復至上悔不用允文之言以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參知政事尋罷六年拜右僕射同平章事以人才爲急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至起居允文請帝還內諭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意沮而退八年帝命選諫官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覲所薦者允文力爭之不從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進對雍國公渚熙元年卒贈太傅諡忠肅允文天姿雄偉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續宋上盧充文陳俊卿九

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

登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輿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稱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爲無過公時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嘆服以爲不可及秩滿秦檜察其不附已乃以通判南劍州檜死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王府教授講經軌富規戒正色特立累官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爲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爲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立而號令行矣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曰



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宜置之憲典遂奉祠又疏言張浚忠盡白首不渝竊聞讒言謂其陰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爲其忠義有素反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爲變乎上悟時金王亮已死廷臣多附和議浚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爲實和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各正則國威疆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立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遷中書舍人帝志在興復以閩外事屬張浚以後卿忠義沈靖有謀以充江淮宣撫判官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眾拒戰久不決此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陳俊卿

十

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議決詔璘班師亦召俊卿還後張浚出師邵宏淵兵潰於符離乃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疏曰浚不可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爲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置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尙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陛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再上帝悟復浚都督俊卿累疏請祠乾道元年除吏部侍郎言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授吏部尙書時帝猶鞠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爲戒帝感其忠拜同知樞密院事尋參知政事劉珙忤旨詔奉外祠俊卿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小事獲



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之福帝納其言以俊卿爲右僕射同平章事疏曰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猝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守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掎角以壯聲勢帝是之帝御弧矢傷目月餘始視便殿疏諫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者蓋志圖恢復耳誠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陳俊卿

十一

武猛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馳射於百步間哉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未可帝手札諭之乃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大事必計其萬全俟一二年後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悞國事帝不悅乃請去遂判福州陞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洎熙五年判建康時自興化過關入對極言曾覲王抃甘昇招權納賄薦進人才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對曰向



士大夫奔覲之門十纒二尙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壞朝廷紀綱敗天下風俗廢有司法度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方屬疾手書付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勿請諡樹碑及卒贈太保諡正獻孝友忠信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情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

劉拱

字共夫崇安人字羽長

生有奇質從季父子輩學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劉拱

十一

門力學不急仕進召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諡其父召禮官會問拱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吏部員外

郎置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緝閱與吏辯吏無得藏其巧權中書

舍人金人犯邊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聞者泣下湖南

早柳州宜章縣李金爲亂朝廷憂之以拱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

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

吾自當之介卽遣田寶楊欽以兵至拱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

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拱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

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黨黨

執李金以降命納兵給據歸田里上諸將功狀有差上悅召還初入

見首論獨斷雖英王之能事然必合眾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



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言於上曰世儒多以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拜同知樞密院事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帝可其奏拜參知政事龍大淵曾覲既被逐大淵死上憐覲欲還之珙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此曹奴隸耳厚賜之可也若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業振紀綱命遂止殿前指揮使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琪因請罷琪爭之甚力遂罷奉外祠尋以爲湖北安撫使以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劉珙

三

繼母憂去起復爲荆襄宣撫使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

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

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尙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邊

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

罪人乎乃上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

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

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苟苴士卒方饑寒窮

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闕略如此而乃

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

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

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



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矣臣怨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服闋除湖南安撫使清熙二年以爲江東安撫使行宮畱守明年進觀文殿學士疾革遺奏言恭顯任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之手書訣栻與朱熹皆以未能爲國報雪讐耻爲恨卒贈光祿大夫諡忠肅瑛精明果斷居家孝内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之如父母聞訃罷市巷哭相與祠之

黃洽

字德潤福州侯官人

以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推官孝宗勵精求治召爲太常丞奏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劉珙 黃洽

十四

三事備事莫若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必預爲謀上矧然洽奏願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寇毋輕易以玩寇寇擾而後定傷根本多矣除侍御史上以諸路奉行荒政不虔差官按視安集洽奏曰使者一出官吏似須知畏其常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上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地里遼邈安能遍歷乎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事分而察精又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爲國得人人王之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而社稷安宰相掄才任職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而天下治上皆嘉納除御史中丞盡言無隱然未嘗攜掖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悞帝深然之除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光



宗時進資政殿大學士乞歸田詔提舉洞霄宮方未得請也人勸之  
治第浴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  
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庇風雨夫復何憂慶元六年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諡文敏治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  
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容求福報哉

葉適

字正則温州永嘉人

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爲文藻思英發登第後累官太學正遷博  
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讐  
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  
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  
爲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爲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葉適

五

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  
共戴天之讐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  
旣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爲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  
止於規征遷都深沈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  
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復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  
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  
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  
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  
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  
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能用賢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  
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與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



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帝讀罷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曾未嘉  
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適疏曰栗劾嘉罪無一實者  
特發其私意而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  
於嘉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  
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  
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  
好學爲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惴中材解體銷聲滅  
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彙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  
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  
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旣形摧  
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光宗嗣位官尙書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續宋上

葉適

去

一千八百

在選郎官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夷無大小皆廢不行適見  
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  
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旣而帝兩詣重華  
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  
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  
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旣而甯宗卽位凡表奏皆趨汝愚與  
適裁定遷國子祭酒先是孝宗不豫光宗不詣重華宮羣臣至號泣  
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  
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  
軍士籍籍有譖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  
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用其言同入奏立嘉



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閒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汝愚憂危不知所出用適議與知閣門事韓侂胄等奏太皇太后奉寧宗卽位汝愚入相欲推功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意怨汝愚適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力求補外除大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爲御史門紘所劾降兩宮後知泉州入對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爲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主忘己體國息心旣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召權兵部侍郎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疆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蓋欲改弱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葉適

七

以就疆矣竊謂必先審知疆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脩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強非有難也今欲改弱而就強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畏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治漢諸郡各爲處所牢實自守敵其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旣脩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侂胄欲



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告侂冑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冑懼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於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眾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將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葉適

六

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則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所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百倍戰艦亦可以策助和淦直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



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溥也三壘就流民漸歸而侂冑適誅言官劾適附侂冑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三十年至寶交閣學士嘉定十五年卒贈光祿大夫諡忠定

劉光祖

字德脩簡州陽安人

王介

柴中行

登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閒馭羣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羗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劔南東川節度推官光宗紹熙元年拜殿中侍御史人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同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莫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閒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續宋上

劉光祖

九

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厯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尙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獲罪矣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覆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中逐者紛紛徃徃推忠之言謂其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謗訕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



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  
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効罷戶部尙書葉翥  
太府卿沈葵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  
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  
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  
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至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効求人  
物必朝野所共屬賢屬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  
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材臺諫  
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富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求去不  
已除直祗閣江西提刑甯宗立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陳謹始  
五箴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劉光祖

三

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  
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  
所易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幄蓋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貶損  
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  
悚然嘉納進起居郎朱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  
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慙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  
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者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  
之可乎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劉德秀劾之出爲湖南運  
判不就至管玉局觀趙汝愚罷相韓侂胄擅權目士大夫爲僞學逆  
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  
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



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起知眉州進直寶謨閣主管充祐觀吳曦叛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所素知者仗大義連衡以抗賊聞曦誅則以書屬宣撫使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劫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旌死事獎名節以激忠烈之心侂冑誅遷京湖制置使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詔求言奏女真乃吾不共戴天之讐天亡此讐送死於汴陛下爲天之子不知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也青鄆蘭曾求通款納陛下爲中國衣冠之主人歸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怨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汙我汴京尚可使我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地乎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嘉定十五年卒贈華文閣學士諡文節時道學之禁嚴紹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劉光祖

三

熙元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正人也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卽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嘆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甯宗時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中行字與之餘干人也紹興元年進士由推官調江州教授廣西轉運使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之中行正色曰身爲大帥而稱人爲恩主恩相心竊恥之毋汙我嘉定初官太學博士轉對首論王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



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苟莠成風宜舉行先朝痛懲賊吏之法累官吏部郎立志啟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二弊擢宗正少卿疏言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姦今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爲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鑒也至邊烽告急失地喪師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卽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祕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爲僞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如此再沮壞耶又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今或私謁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續宋上劉光祖

三

或請見或數月之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爭爲妾婦之道則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已不敢言亦且并絕人言矣大臣爲附會之說所誤邊境之臣實遁者掩以爲誣眞怯者譽以爲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欺廟堂以欺陛下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祕閣脩撰知贛州以言罷理宗立以右文殿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卒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官集英殿脩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卒諡忠簡

葛邲

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

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邲少警敏人以國器稱之以蔭補上元丞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畱守張浚器重之登進士除國子博士遷右正言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



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權歲增之弊謂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之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官吏不增賞糜少蘇疲氓皆切中時病歲早求直言疏曰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於培刻取償宜精其選除乃部尙書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勸上專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收人材擇監司明法令帝嘉納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人知之甯宗立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脩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紹興夙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有體邛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續宋上葛卿趙汝愚三

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得疾除少保致仕卒贈少師諡文定

趙汝愚

字子直宗室居饒之餘千縣

父善應字彥遠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相門遽止之曰無狀吾母露坐達明門啟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哀毀骨立終日俯首樞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旣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聞四方水旱輒憂形於色江淮警報至爲之涕泣不食累日同僚會宴悵然曰此甯諸君樂飲時耶眾爲失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聘爲子婦同僚死不克葬于傭食他所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見病者



必收恤之躬爲煢藥歲饑且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人稱  
爲古君子旣卒陳俊卿題其禍曰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汝愚早有  
大志每日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舉進士第一僉書雷國  
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卽陳  
自治之策上稱善光宗紹熙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尋知院事五年孝  
宗崩帝疾不能執喪丞相留正請建太子不許留正稱疾遁會帝臨  
朝忽仆於地汝愚憂危不知所出乃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  
誼謀遣知閣門事韓侂胄因內侍以白於太皇太后久之乃得命汝  
愚乃以兵分衛南北內時將禪祭嘉王謁告不踣汝愚曰禪祭重事  
王不可不出翌日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  
汝愚率同列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續宋上 趙汝愚

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  
太后曰旣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  
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  
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  
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喜汝愚奏自今  
臣等有合奏事當取詞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太后  
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  
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  
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  
孝今中外人心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眾扶皇子入素幄披  
黃袍汝愚率同列再拜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民心悅懌中外晏然



汝愚之力也詔權兼參知政事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尋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爲樞密院韓侂胄欲推定策功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浸見親幸竊弄威福朱熹爲帝切言之復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慮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鏗鏗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乃以李洙爲右正言使劾之遂以觀文殿學士出知福州又以謝深甫言命提舉洞霄宮侂胄忌之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用何澹疏落職又以胡紘言安置永州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暴卒天下聞而冤之侂胄誅盡復元宮贈太師追卹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續宋上 趙汝愚 三

爲罪云

羅點 字春伯 撫州崇仁人

六歲能文登進士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旱求言上封事謂今日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眾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眾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可也自旱暵爲災陛下禮之簡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又得甘雨天心所示



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  
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自著  
而亂萌自消矣孝宗立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使金告登寶位會  
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言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  
帶不可易又詰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太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  
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曰卿舊爲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  
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  
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  
則忤時俗人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  
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  
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至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羅點

· 五

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  
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強聽斷意不在事宰  
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宴遊之樂錫賚奢侈  
之費已騰於眾口強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光宗紹熙三年長至節  
將朝重華宮既而中輟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關者三  
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爲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曰陛  
下已過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  
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  
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召對便殿言近者中外相傳謂陛下內  
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  
固知之竊意宮禁閉或有撓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里匹夫處



闔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辛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  
兩雷電既濟之餘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畱哉上猶未過宮點  
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朝劬勞之德父子歡洽甯不動心上  
念兩宮延望之意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請先過重華宮曰陛下  
爲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閒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  
左右之人自此說閒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  
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二心設  
有離閒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譏禍患將作不  
可以不慮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  
何以自白平壽皇不豫隨宰執進諫上拂衣起宰執引帝裾泣諫點  
亟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甯  
殿內侍闔門慟哭而退越二日詔入對奏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  
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  
乎點引辛毗事以對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  
耳壽皇崩請上奔喪許而不出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  
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  
不頌焉甯宗祠位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卒贈太保諡文恭  
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  
下事非才不辨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黃裳

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

少穎異能屬文第進士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迴出流輩遷  
國子博士光宗登極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



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  
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為就便利之  
勢莫若建康其論吏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  
重鎮謂自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  
當為五鎮以將相大臣統之五鎮強則國體重矣進祕書郎遷加王  
府朗善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卽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  
也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  
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  
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  
以遂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宜因  
事諍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

黃裳

五

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  
院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再疏醜詆裳奏汝愚事  
父孝事君忠居官廉愛國愛民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光明  
義端曾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以實讓閣待  
制充朔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嘗苦諫至是以八事  
之目為奏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己畏天防亂改過不報乃奏陛  
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  
下毋乃以完廩浚井之事為憂乎壽皇之子惟陛下下一人壽皇之心  
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達豫之際炳香祝天為陛  
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  
焉又毋乃以肅宗之事為憂乎肅宗卽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



疑壽皇當未倦勤親筆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母乃以衛輒之事爲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順神北宮以保康甯而以天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母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爲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四者無一之可疑者自父子之閒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疑而不知畏民圉則疑而不知恤疑宰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欲無害則近酒色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乃若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爲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精宋

上 黃裳

三

而陛下則不疑事不須疑者以爲可疑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疏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使供待制之職乎則當口夕求對以救王失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將使供侍講之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可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供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宗卽位故禮部尚書兼侍讀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



人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  
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當如此乎請略舉已行之事言之  
陛下初理萬幾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  
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為躬親  
聽斷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次外庭權不歸上陛下能不咄然於心  
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萬幾之衆非一人  
所老州昨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  
邪黨其為禍豈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獎用臺諫言無不  
聽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  
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闕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  
下欲用之而不能或察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續宋上黃裳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續宋上

黃裳

三

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獎用臺諫欲聞讜論而其流弊致使  
人至不能自由陛下能不咄然於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不能如  
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  
言則為臺諫者將咋古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  
亂矣臣之所憂者二也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  
身者言之曰篤於孝憂勤於學聞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求知  
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乃引魏徵十漸以為戒懇懇數言又  
奏陛下近日所為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  
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蒙先  
事言之及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誰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  
為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日占賦詩而卒贈資政殿學士諡



忠文嘗爲人簡易端絕每講讀隨事紳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講義及兼占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甫兄弟講學平甫張栻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羅點宰宰相趙汝愚嘗泣謂甯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呂祖儉

字子約開封人祖謙弟

附

弟祖泰

附

李祥

受業祖謙人諸左初鹽明州倉會祖謙喪不上既終調衢州法曹以薦除籍田令通判台州甯宗立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廢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西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徽宗上 呂祖儉

三

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即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志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眾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緘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因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誓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閒得以



者車馬幅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  
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  
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  
而深及此者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頽靡之中稍忤權臣則  
云不旋踵私變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寡也疏  
上束擔待罪有旨安置韶州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  
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  
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卽死聖朝有赦言者之名臣竊  
爲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乃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祖儉至  
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方祖儉之謫也  
朱熹與之書以不能言而愧嘆報書曰在朝廷聞時事如在水火中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續宋上卷 呂祖儉

卷十八

續宋上卷

呂祖儉

三

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讀書窮  
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  
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從弟  
祖泰字泰然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尙氣誼學問該洽徧游江淮交當  
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所吝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  
而走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旣移瑞州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  
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  
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  
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侃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  
畧曰道學自古以爲國也丞相趙汝愚今之大有勛勞者也立僞學  
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侃胄



童孺之師。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厮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倪肖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倪肖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程松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耶。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道出潭州。倪肖使人迹其所在。乃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續宋上呂祖儉

三

匿襄郢間。倪肖誅詔雪其冤。特補上州文學。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恨。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無以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李祥字元德。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甯宗時。爲國子祭酒。趙汝愚去國。疏爭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雷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言者。劾罷之。卒諡肅簡。

袁燮

字和叔。鄞縣人。

生而端粹。專靜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登進士。調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



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闕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省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甯宗卽位累官司封郎因對言陛下卽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之願陛下當存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眾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聖訓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遷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返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續宋上 袁燮

三

悚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除禮部侍郎史彌遠主和變爭益力臺論劾罷之奉祠以卒學者稱潔齋先生諡正獻

真德秀

本字景元後更希元建之浦城人

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登第授南劍州判官中詞科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德秀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遺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媢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



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倪冑自知不爲清議所容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惡三年遷祕書郎之開公道塞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遷著作佐郎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盡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權直學士院秋七月雷雨大廟屋壞德秀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續宋上

真德秀

三五

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綏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六年遷起居舍人議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時金人屢脅歲幣德秀疏請絕之其略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都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在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脩政事屬羣策收眾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



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縢飾  
行人之玉帛女真尙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  
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  
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向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  
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  
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帝納之遂罷  
金茂幣德秀言事不避權貴且倦倦於復讐時史弼遠欲以爵祿縻  
天下士德秀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  
官之人遂力請去八年乃以爲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奏五事一曰宗  
社之恥不可忘國家之與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  
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句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真德秀

三

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勵天下之甲兵人  
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  
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  
願陛下勉句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此  
鄰之盜不可輕韃韃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  
朝廷無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杜逆窺窬之心三曰幸安之  
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  
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  
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  
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  
而薦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



其可恃讖緯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  
佞之有害益脩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日至公之論不可忽  
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隔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  
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  
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微名  
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實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屈伸乃治亂  
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江東旱  
蝗廣德太平爲甚乃親至廣德與太守便宜發粟振給竣事還百姓  
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  
此矣知泉州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大家爲閭  
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寇逼城乃親授方略擒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真德秀

三

之通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母喪歸十五年以湖南  
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愷頤胡安國朱熹張  
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立惠民  
倉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月試諸軍射損其回易  
之利及官田租以爲營中贍給之資理宗立召直學士院勸帝容受  
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王起  
兵謀立濟王竑竑討平之史彌遠矯詔殺竑追貶爲巴陵郡公德秀  
入對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  
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  
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  
避匿之跡後聞計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討秦



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雖未有子息與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對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帝曰一時倉猝耳對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又言乾道涓雍闕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於位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饋賂公行薰染成俗恬不知怪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帝問廉吏以知袁州趙政夫對帝擢爲監司帝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祖孝宗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桶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真德秀乃

三

人主之牽今宮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眾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臣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甯宗又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定臣不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今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韓侂胄執政治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而史彌遠益嚴憚之使言官劾其所至濟王贈典遂命提舉王隆宮又劾罷其祠祿梁成大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己甚乃止既歸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端



平元年帝因民望召爲翰林學士乃以大學衍義上進復陳所天承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戈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上嘉納焉二年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三疏乞祠上不得已投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逾旬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誦都城人時驚傳瀕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續宋上真德秀三九

魏了翁

字華夫邛州蒲江人

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穎悟絕世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慶元五年登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節度判官盡心職業嘉定二年召爲國子學正開禧元年召試學士皖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憂駭而不敢言了翁言國家紀綱不立國事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洶洶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盡亦急於內脩早圖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眾大驚



改祕書省正字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尋以起居郎召以史彌遠入相力辭召命歸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以化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眉州眉雖爲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耆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俗爲之變士論大服及爲潼川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諭示學者趨向朝議從之行遂甯郡事增陴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母憂歸十五年召爲司封郎中輪對論江淮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

魏了翁

早

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財用爲聯絡守禦之計十七年遷起居舍人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蓋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仗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嘆其言剴切無所避忌而時相始不樂矣理宗立遷起居郎時上有朕心終久不安之語了翁入對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鬼神也陛下盍卽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大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



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  
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不闡正學以爲久安  
長治之計會濟王黜削以死了翁與胡夢昱等請上厚倫紀以弭人  
言言官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  
國降三官靖州居住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  
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彌遠死上親庶政進華文  
閣待制潼州路安撫使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  
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三曰復都室之典以  
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  
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  
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積宋上

魏了翁

望

私意上讀之感動端平元年命直學士院人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  
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又論和議不可信北軍  
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嘗  
嘉納之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其政而  
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遂言了翁知兵體乃以僉書樞密院事督視  
江淮京湖軍馬了翁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  
師祭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以吳潛爲參謀官甫二旬召還蓋在朝  
諸臣始謀假此以出了翁既復以建督爲非召之還前後皆非上意  
也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  
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學問幾四十年  
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



不知國家人才如了翁者幾人願詔召還處以台輔不報嘉熙元年以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疾革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額久之口授遺表拱手而逝遺表聞贈太師諡曰文靖

趙方

字彥直衡山人

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爲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交方遂從栻學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甯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知隨州旱蝗相仍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孰適和議成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魏了翁

趙方

望一

諸郡寢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爲戒累官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鈴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宗政與祥合左右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金人復大舉圍棗陽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者擣其處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將攻唐鄧以救之命其子范監軍葵爲後殿棗陽圍解方申飭



諸將當退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於城下時麥方熟遣兵護民刈之清野以俟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相持年餘無日不戰金人屢敗遂誅賽不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襄陽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頓兵城下八十餘日乃召諸將剋期合戰敗之於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廷方煥章閣直學士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資糧而已金人屢敗擒斬無算進徽猷閣直學士京湖制置大使俄得疾歸還力疾搗師第其功上之疾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趙方 孟宗政

聖

綱引再興臥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贈太師諡忠肅方起自儒生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晔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屢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名將故能屏藩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于四人范葵最知名

孟宗政

字德夫絳州人徙家於隨州子供卮再興

自幼豪偉有膽略常出沒疆場閒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葦犯襄鄧宗政率義士據險邀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義郎京湖制置使趙方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設伏三所喋血以戰金兵



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  
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初賊事一愛僕犯新令立  
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襄不擁步  
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身先士卒金  
人戰輒敗益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宗政厚募壯士乘閒  
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轉武德郎十二年完顏訛可擁兵攻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  
甕澆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運芻草直抵樓下  
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劫戰棚防城隕穿阱才透卽施  
毒烟烈火鼓譟以垂之金人窒以溼氈折路以劄土城頽樓陷宗政  
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孟宗師

四

築偃月城翼輔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溼氈濡  
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春其喉殺之  
敵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瘡爛金人連不得志頓兵棗陽城下八  
十餘日趙方知其兵已竭乃召許國扈再興剋期合戰連敗之宗政  
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眾  
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質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  
蹬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捷聞升武功大夫兼開門宣贊舍人十三  
年金兵迫湖陽縣制置使檄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  
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尋代許國爲荆鄂都  
統制仍知棗陽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計宗政發廩贍之爲給田勸  
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



俞俞轉右武大夫團練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市慟哭子琪爲名臣扈再興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披髮肉袒徒跣揮雙刀奮呼入陣屢有戰功未嘗敗北

崔與之 字正子廣州人

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登進士授溇州司法參軍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開漕司檄與之搆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官特授廣西提點刑獄遍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重裁決獎廉劾貪風未凜然利病罷行甚眾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乃疏爲十事申論而痛懲之刻之爲嶺海便民榜召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續宋上

子孟政

崔與之

五

爲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慄金人遷汴特授主管淮東安撫使公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深廣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船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宰相議和三遺書與之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禾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剿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用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指置別選通財以任和議嘉定十四年成都叛卒逐其帥書總領以與之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卽帖然安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



悅服召爲禮部尙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像以祀端平初理宗親政御筆起之皆力辭尋以爲廣東經略安撫使知廣州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皆俯伏聽命而散首謀亡匿者設法捕戮之潛移默運人無知者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能行人才之孰當用舍乃力疾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向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其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乘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崔與之

吳

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二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行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倘不兼聽而斷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比年災異層出盜賊跳梁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子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攻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



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益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甯無玷乎帝嘉嘆趣召愈力辭至十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卒年八十有二累封南海郡公諡清獻

孟琪

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宗政子

附 兄璟弟瑛

甯宗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孟宗政時爲趙方將琪助之於羅家渡宗政奉檄援齊陽琪麾騎突陣以功補進勇副尉理宗紹定五年以爲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初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三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眾不服制置司以琪代海琪分其軍爲三眾皆帖然期平堰於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既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崔處之 孟瑛

聖

分屯邊儲豐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六年金唐鄧行省武仙次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球瑗相掎角謀迎金主入蜀犯光化其鋒甚銳琪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又取金人於呂堰遂攻順陽武仙敗走移刺瑗請降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琪言於制置司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從之秋七月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眾七萬以功進江陵府副都統制會蒙古兵圍金蔡州拔柴潭樓蔡人恃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尺城上金字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琪召麾下飲酒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射遠而不能



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實以薪葦兩軍遂濟入蔡州金主死金亡歲二十一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駐劄黃州陛辭上嘉其功琪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候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至黃增陴浚隄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三年元忒木解攻江陵詔琪救之琪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遣將與戰親往節度遂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而歸嘉熙二年以爲京湖制置使琪受詔收復京襄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積宗上

孟珙

孟珙

孟珙

四

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遣兵及元兵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焚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耳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三年謀知元塔海等率眾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至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元兵旣入蜀琪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閒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元兵渡萬州湖灘施夔



震動琪兒瑒時知峽州帥兵迎拒於歸州大堰砦得捷於巴東遂復夔州又謀知元軍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流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乃分兵擄其勢潛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至鎮招集散民爲甯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尋兼屯田大使調夫築堰募民給種首柳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拜檢校少保封漢東郡公淳祐五年兼知江陵府既至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二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輒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魏末上

孟瑒

孟瑒

吳

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俛遠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隘其高下爲賈蓄泄三百里閒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會有議和密通降款者乃嘆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乃以甯武軍節度使致仕六年九月卒贈太師封吉國公諡忠襄琪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琪徐以片語折衷眾志皆愜謁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負夙馳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亦通佛學



黃幹 字直卿福建閩縣人

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以女妻之幹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不過數人而能傳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統至熹而始著眾以爲知言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之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沒幹弟子曰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

李燾 字敬子南康建昌人

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宏毅之語燾因以宏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燾俟有所發乃從而折衷之諸生畏服燾嘗曰凡人不必待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霜未上

靈驗

李燾

陳滄卒

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居家講道學者宗之

陳滄 字安卿龍溪人

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滄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滄請受教爲學益力喜諸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滄曰是所聞皆切要語及熹沒滄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多著述

張洽 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

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從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熹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承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行於世



李方子 字公晦昭武人

爲人端敬純篤初見嘉嘉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嘗曰吾於學問未能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耳

輔廣 字廣漢崇德人 黃灝 字商伯南康都昌人

廣爲人淳謹勤恪嘗註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

廖德明 字子晦南劍人

少學釋氏及得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進士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沈像於江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慙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太平子 輔廣 黃灝 至

服累官知漳州有聲諸司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擢舉廣東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爲主簿聞其能薦之會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醵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大懼德明燕笑自若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治廣州遷吏部郎官卒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在南粵立師悟室刻朱子家禮及程氏遺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陳寅 開封尉氏人資謀閣待制咸之子

漕司兩貢進士以父恩補官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元兵入境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制官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而已民始以進留家中特以爲固已而進徙宅他郡遂無固志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獨留其三子并闔門二十八口曰人各顧其家將誰其守乃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計北兵十萬攻城寅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師退詰且增兵復來寅率忠義民兵與敵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伐木爲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求援甚急制置司遣兵往救皆觀望不前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卽登高堡自飲藥死二子及婦俱死母旁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簡宋上

陳寅

劉銳趙汝彞

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治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保臣死分也臣不負國再拜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而死事聞贈右文殿修撰加華文閣待制諡襄節

劉銳

趙汝彞

理宗端平三年冬十月元兵入文州知州事劉銳通判趙汝彞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誥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死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彞被執鬻殺之軍民同死者萬人

陳埧

字和仲慶元府鄞人



穎悟好學試江東轉運使及禮部皆第一舉進士調黃州教授父喪毀瘠考古禮行之嘆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頃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頃始得毋嫌乎徑部注處州教以去士論高之理宗求言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污故爲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弊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厲之以實蒞之以明斷之以武召爲太學錄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久則忘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陳垣

吳潛

至

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太常博士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益指賈貴如彌遠也彌遠召謂曰甥何爲好名頃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爲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官因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佞以厲將士抑貴近而寬糴糶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剗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淆薰蕕同器遂使賢者恥與同羣當事怒之遂罷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



登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節度判官累遷尚書金部員外郎紹  
定四年都城大火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  
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母徒減膳而已疏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母  
徒撤樂而已闈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  
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  
佚不淫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  
之之心然後明詔三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  
良突殲者屏回衰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母並進君子  
當歎以爲包荒母兼容衰說正論以爲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脈以  
濟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弭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  
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以爲金人旣滅與北爲鄰法當以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魏宋上

吳潛

高

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  
調度寢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  
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悞國之罪不待  
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倖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  
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內郡率爲盜賊矣今日之事  
豈容輕議後悉如其言遷太府卿權沿江制置江東安撫留守端平  
元年求直言應詔陳九事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二曰植國本  
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爲綱常之宗主四曰正學術以還斯  
文之氣脈五曰廣畜人材以待乏絕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  
邊事當監前轍以圖新政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曰盜賊  
當探禍端而圖長策忤時相罷奉祠後植兵部侍郎疏言襄漢潰決



興河破亡兩淮倣擾三川陷沒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習已壞以靜  
專察羣情以剛明消眾慝警於有位各厲至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  
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訐而以識見相先協謀并智戮力一心則危  
者尚可安而衰證尙可起也開慶元年以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首言  
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儉士設爲虛議迷國悞  
君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  
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  
同官傾心附麗躐踐要塗蕭秦來等羣小雜沓國事日非浸淫至於  
今日沈炎實其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爲之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  
穿以欺陛下致危亂乞令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不聽帝欲立度  
宗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罵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續宋上

吳潛

王應麟

五

初道素銜潛遂令沈炎劾之罷奉祠尋安置潮州景定二年復責授  
化州團練徙循州似道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之遂得疾語人曰  
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悲之德祐二年贈少師

王應麟

字伯厚慶元府人

九歲通六經舉進士調西安主簿遷揚州教授初登第言曰今之事  
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  
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  
年中是科第應鳳同年月日生開慶元年亦是科詔褒論之遷國  
子錄進武學博士疏言陛下閱理多願治久當事勢之艱輿圖蹙於  
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彊爲善增修德無自沮急恢宏士氣下情  
畢達操綱紀而明委任謹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輔後嗣丁大全



招致之不可得遷太常主簿面對言淮成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各賞民力旣困而重斂非修攘計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悅之言自寬無事深憂臨事不懼願汲汲預防毋爲壅蔽所欺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大全敗起爲祕書郎累遷將作監帝曰爲學要灼見古人之心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克勤克儉無自縱逸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眇綿兢業每忘於游衍人君宜防未然之欲存不已之誠帝嘉納之遷祕書少監進起居舍人冬雷疏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姦邪並進卑踰尊外陵內之象當清天君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賈似道怒以祕閣修撰王管崇禧觀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撫嘗守是郡皆曰此清白太守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編采上

王應麟

姜

子也抑豪右省租賦民大悅召爲起居郎權吏部侍郎指陳成敗逆順之說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機一失豈能自安親臣無以邊事言者似道復謀斥逐適以母憂去似道師潰江上援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疏陳十事急征討明政刑厲廉恥通下情求將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材擇牧守防海道且言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賞以求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進禮部尚書日食應詔論答天戒之事陳備禦十策皆不用左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置劄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粗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爲所搏噬者必攜持而去吳淩貪墨輕躁豈宜用



之況夢炎舛令慢諫謹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國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又不報遂東歸詔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爲奪其要路寵以清秩也應麟亦力辭不至後三十年卒所著書三十餘種

何基

字子泰婺州金華人

父伯藹爲臨川縣丞黃幹適知其縣事因令二子師事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王應麟

何基

毫

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咏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文象益其確守師說故能精義造約王柏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經識序正諸經宏論英辯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有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延聘請講辭薦於朝亦辭景定五年詔舉賢以薦授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

仲請於朝諡曰文定



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朱熹呂祖謙張栻遊父翰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鬚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則屏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聞何基嘗從黃幹得朱熹之傳卽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弟子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爲之斂且葬之來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郡守聘爲麗澤上蔡兩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續宋上

王柏 沈澹

異

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淇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淇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淇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其卓識獨見多類此其卒整衣冠揮婦人勿近端坐而逝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曰文憲

沈澹 字叔晦 定海人

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從而學焉登第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早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或勸其姑營職道



未可行也爍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黜爲高郵教授以薦通判舒州閒居雖病不廢讀書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卒諡端憲

舒璘

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

從張栻陸九淵遊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聞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袁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婁爚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清祐中特諡文靖

楊簡

字敬仲慈溪人

師事陸九淵登第授富陽主簿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爲紹興府司理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八

循宋上

流類

傳錄

楊簡

五

狂獄必親臨端默以聽常平使者朱熹薦之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遭斥甯宗朝官將作監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哀痛上奏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薪升斗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不報理宗立授敷文閣直學士



